

自从一九八〇年踏上池州这片土地，我就注定与池州结下不解之缘。作为从池州师范学校毕业的一名学子，我的人生履历撇不开池州两个字。母校池师，多少回在我的梦里萦绕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菲菲。”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，池师八三（一）班同学一行四十人相约重走池州。邂逅第一场雪，雪给池州化了淡妆，长江如秀美城市的腰带，远山诸峰似玉笋破土，万木玉树琼枝，好一派江南风光。这一切，似乎天意安排，在迎接故人的到来。

原池州师范学校的“状元桥”现存池州博物馆内。池师三年，我每一日都行走在“池州府儒学”旧址中轴线上，出寝室经过大成门、大成井、状元桥、泮池，然后到达教室。那时泮池水清见底，垂柳环绕，夜晚月儿跌进水里，左边一个月亮，右边一个月亮。

故地重游，有同学即兴赋诗：  
状元桥峙向天穹，曾印琼瑶学友踪。

张爱玲在《道路以目》中写道：“寒天清早，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，煽出滚滚的白烟。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。”一袭奇装的女子，炉烟袅袅的寻常巷陌，女子步态优雅，穿烟而去。过路女子贪恋市井里的等闲烟火，想必生炉子的人也艳羨女子的清雅不俗。不经意间，清雅与凡俗撞个满怀，画面很有趣。

风紧天寒的日子里，小火炉是稀松平常之物。上班途中，路过街口，总会见到有人在捣弄小炉子，加炭加柴，鼓起嘴对着炉口吹气，或拿了一把蒲扇呼呼地扇着，一边和路过的行人说说话。炉子里不时窜出一阵阵呛人的烟，烟气从巷口窜向街心，常令过往的行人避而远之。

到了晚上，则是另一番情形。巷口小火炉，往往令时下的小姑娘们趋之若鹜，那是卖烤红薯的。不大的圆形炉子，不时冒出腾腾热气。炉子边上，守着一位系着围裙的中年大妈，戴一顶大耳帽，双手拢在袖中，在寒风中跺着脚。一旦有小姑娘前来，大妈就麻利地取出香喷喷的红薯，细心地剥了皮，套上纸袋，小心翼翼地送到小姑娘手上，仿佛是送出了一冬的温暖。小姑娘边走边吃，

柳浪停莺身乱絮，蝉歌论月影移松。  
荷香沁暑听蛙语，梅魄凌寒看雪踪。  
池水涵清云卷疾，今番又鉴故情浓。

现在的池州博物馆和遗存的池师旧址，成为池州一道亮丽的风景。“池州府儒学”和池州师范造就和激励了一大批文人学者。原学生宿舍新题的门匾“群贤毕至”就是对此最好写照。

在池州师范校园旧址里寻梦，在池州的

山水间寻梦，行走在池州市区的条条大道上，如同在池州的山水画卷里巡游，在池州的历史隧道里穿越。

齐山大道，百牙中路，牧之路，平天湖路，清风路……池州的大道编繁着池州的人文历史巨著，一条大道就是一枚书鉴，顺着书鉴，我们便能掀开池州辉煌的历史和时代新篇章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

## 大道池州

◆ 吴家发

## 红泥小火炉

◆ 王同举

满街都飘着烤红薯的清香。

小时候在乡下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一分一厘都要精打细算，自然就没有闲钱购置火炉了，更何况购买煤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父亲找来几根废铁条，拿到村口铁匠铺，请老匠人焊好了，做成一个三角架。在火堆上支个铁架子，架上一口锅，就算是简装版的小火炉了。

天冷了，想吃上一口热饭菜很不容易。此时，简制的小火炉就派上了用场。浓浓的骨汤是提前煲好的，只需放在火炉上重新加热煮沸。母亲把菜洗净切好，摆放在火堆边上。只待汤滚，加入白菜、萝卜，不一会

儿，满屋清香。一家人围着火堆，一边烤火，一边吃饭。屋外，不时有行人踏着积雪翘起而去，偶尔还爆出“咔嚓”声，那是枯枝因不堪重负而折断时发出的声响；屋内炉火正旺，锅中浓汤翻滚。围炉而坐，整个人身心都是暖的，感觉屋外的冰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，心境平和安宁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。那时候的农家，生活要求不高，幸福也很简单，仅仅是一只小火炉，就能让原本清苦的日子因此变得可亲起来。

外公喜欢坐在火炉边上看书、煮茶。书是借来的，茶是粗茶。那几本线装书，外公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书页都快被翻烂了。我喝

则灵”。池州的山是文山。就齐山而言，唐宋时期就有李白、杜牧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岳飞等来此游历并题诗。

池州的水襟江带湖，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平天湖，池州的一颗明珠，远山近水，风光无限。塔影湖光，百塔百荷湖相映成趣，令人流连忘返。任凭江水东流去，紫气东来福常留。一池山水，挥洒池州的水墨画卷。

一位池州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写道：“池州的福气还不止于对自然水墨的拥有，自然的水墨里面，还有隐藏一幅人文的水墨。”

好山，好水，还有好酒。来池州必到杏花村，喝酒要喝杏花村里的酒。让人醉了山水，醉了人生。还要捧读一部《昭明文选》，和先贤醉里举杯，让骚客梦里相见。

如今池州师范学校虽然已经不复存在，但当看到池州走上青山绿水的发展腾飞大道时，作为从池师踏上自己的教育人生大道的我，感到的不是失落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欣慰。

过外公自制的粗茶，很苦涩涩，有点像生普洱。外公呷一口茶，翻一页书，读到精彩处，送到嘴边的茶杯会停下来，像是被人使了定身法。炉边书页翻动，屋外雪花飞舞，外公在书页中寻找人生的真知，雪花在大地上描绘自然的传奇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。

我那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外公的那种痴迷和快乐。直到后来，我也喜欢上了阅读，读到元朝翁森的《四时读书乐》：“地炉茶鼎烹活火，四壁图书中有我。读书之乐何处寻，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围炉而坐，品茶读书，身子暖了，心也暖了，梅花点点，在心上悄然绽放，静谧而美好。围炉读书竟是冬日里最快乐的事，难怪外公那么痴迷。

那年冬日，我去一个偏远山区拍摄梅花。摄影活动结束后，我站在路边等车，突然间下起了鹅毛大雪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就近找一户农家暂避。农家主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烤火。直到天色已晚，雪依然在。主人邀请我一起吃饭。席间，他给我斟了一杯酒，说是自家酿的，喝了可以暖身。想起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差点泪奔。

## 您好!2024

◆ 梅春

您好!2024。  
新的一年,新的希望,  
时光匆匆,岁月如歌。  
回首过去,我们共同走过,  
展望未来,我们满怀期待。

您好!2024。  
愿您充满阳光和温暖,  
愿您充满爱和关怀。  
愿您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,  
愿您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。

您好!2024。  
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瞬间,  
让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。  
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,  
让我们的心灵充满希望。

您好!2024。  
让我们共同期待新的一年,  
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。  
愿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,  
愿我们的梦想成真!

## 相信未来

◆ 吴万夫

有阳光万道  
会为我们擦亮日子,会为  
娇艳的花朵铺陈最温暖的底色

要相信未来,这绝对没错  
那是尘世中的每个人  
努力奔赴的方向和目标

## 读母亲视频

◆ 胡振国

想念母亲时,就摸出手机  
翻译抖音置顶的视频  
活在我手机里的母亲  
见惯的举止,听腻的唠叨  
都如稀有的普通和平凡  
熟悉的场景生动了万物

是暖流还是寒潮,涌动着血脉  
从健步到蹒跚的母亲  
从病榻到青烟一缕  
我还将永生带她在身边  
读她。就像绿叶读枯枝  
流水读着一条河床干涸与宽阔的河

视频里的母亲仍像一个梦  
一个比梦境清晰的梦  
母亲 是孩子心里一个灼痛的词

## 娘

◆ 陈广强

小时候  
奶奶背着弟弟去田间找娘喂奶  
我都跟着  
到田边我叫一声娘  
一排背朝天在插秧的农妇  
只有一个人抬头回顾  
那就是娘

我问娘  
一排都是娘  
你和她们怎么知道是我叫你  
娘不答  
拉我近身边  
抚摸着我的头  
“傻孩子!娘咋不知道?”

## 故乡

◆ 杨上平

草垛 思念的手指  
在故乡的额头上  
磨成了一个茧

炊烟 载下来一截  
就能成为  
回家的拐杖

田野 父亲的作品  
年复一年  
在这方稿纸上拔节

## 有所爱,有所期待

◆ 朱宜尧

沈复的文字，真是有趣，有天读到他的《盆树》，忽忆起旧事来。

“以老莲子磨薄两头，入蛋壳，使鸡翼之，俟雏成取出。用久年燕窠泥加天门冬十分之二，捣烂拌匀，植于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晒以朝阳，花发大如酒杯，叶细如碗口，亭亭可爱。”

看来沈复不知道莲子哪头是芽哪头是根，他说“磨薄两头”。那年读季老的散文，说季老刚搬入北大时，楼旁有一处池塘，季老看池塘缺少神韵，便弄了一把莲子，外壳呈黑色，极硬，季老就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道缝儿，丢进塘里，等等啊，也不见荷的风光。到了第三年，直到自己都忘记了，池塘有了“水面清圆”的可爱模样，季老忽然忆起原来是自己丢下的莲子，生了根，那绿溢满了池塘。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作“季荷”。

看来，种荷花得有足够的耐心。我觉得沈复写得有趣，但他没说透，读得一头雾水。

他说把莲子放入鸡蛋壳内，那么问题来了。如果没有蛋液，光是蛋壳，里面放入小小的莲子，蛋壳是很容易碎的；如果有蛋液，把莲子放进去，再封好，21天的时间，蛋液会臭掉，当然也能成为莲子生长的养料。不过21天能否出芽还未敢说准，他只说“取出”。季老这莲子三年才见绿芽呀。

沈复这么一说倒是有趣！鸡妈妈当了莲

子妈妈。有年我回老家，我妈调教的母鸡孵出九只鸭宝宝，黄黄的，毛茸茸的，走路歪歪的，小巧可爱。喂它们的时候，撒了粮食得赶紧离开，要是多待上一会儿，母鸡就生气了，毛炸起来，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架势。老母鸡还真以为鸭宝宝是自己的孩子呢？

看来母鸡既能孵化鸡蛋，也能孵化鸭蛋、鹅蛋，还能有种子，育莲花种子。

还有，沈复写燕窠泥做花土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我在老家时，土房没有棚，木梁上有十多个燕子窝。我母亲每年早早就打开门窗，让春归的燕子穿门越堂、穿窗低飞回家，又怎么舍得用它辛辛苦苦的窝做花土？我们三个儿女相继考学离开了故乡，离开了土屋，在城里工作、安家，我们也是一只燕子，只不过再也很少回家。家里几代燕子成了母亲的守望。以前我不懂得，母亲也说过这个土屋不招待见，也没多想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母亲对于土屋百般依恋，任凭我们怎么说她都不肯搬离。后来知道了，每年春天，一窝窝一代代燕子飞回时，那十几窝燕子是母亲最期待的事情。

母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，每每想起母亲生前的最后几年，燕子给了她生命最后的慰藉，便心生愧疚。每次路遇燕子，无论它剪翅低飞，擦肩而过，或是静静地停落在电线上，我都会停下来，为一只小小的燕子行注目礼，感谢燕子，它暖过母亲的心。

## 盼望一场大雪

◆ 姜国建

冬日里，我常常盼望着一场大雪。

当寒风站上枝头，吹响冬的号角，我知道，一场大雪即将启程。

中午，天空灰暗，阴冷刺骨，苍黑遒劲的老槐树，裸露着带刺儿的枝丫，在凛冽的寒风中发出不屈的低吼，饭后便开始下起了雪。起初似霰，悄然洒下，继而成粒，落在屋顶、柴垛、树枝上，沙沙声一片，后来转为雪花，纷纷扬扬，惠临大地……雪花的到来，令我无比激动，张开双臂，昂首迎接来自天阙的精灵，一任它们在我脸上亲吻、滑落，沉醉在冰凉、酥痒的惬意中。

傍晚，风小了，雪紧了。在灯光辉映下，繁密的雪花晶晶莹莹闪着光，悄无声息地加浓了它对世间万物的渲染，掩埋了辽阔大地上的枯萎和萧瑟。苍山隐隐，雪花飘飘，轻敲窗棂的微响，像在叮嘱母亲，天寒夜深，该早点休息了。母亲好似浑然不觉，一针一线密密地缝补着，那如豆的灯光，在我心底燃起暖暖的火苗——柴门风雪，白屋黄灯，母爱永远是幸福的皈依。

落雪的日子里，烟火显得格外温暖。我们在雪地里撒野，手冻僵了，转身跑去暖和的厨房，风箱呼噜呼噜来回推拉，柴火在噼里啪啦地燃烧，厨房里氤氲着各种香，白菜炖豆腐、麻辣小火锅等，母亲忙碌的身影，蕴含着家的温馨。

雪天可以罩麻雀。扫出一片空地，撒上小米作诱饵，支起筛子，牵着细细的麻绳远远地躲着，静待饥饿的麻雀“自投罗